

请回答 2023 年终报道

这一年，俄乌冲突延宕至又一个冬天，乌克兰反攻不力，战场再度陷入僵局。旷日持久的战事犹如一个无底洞，消耗着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所剩无几的耐心，乌克兰军政高层的不和传闻更是加重了担忧。是时候重新考虑如何化解冲突了。

这一年，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和解，进而撬动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板块的重组，地区国家间关系迎来一波回暖，为中东局势稳定带来曙光。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又给中东局势蒙上一层阴影，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难辞其咎。（赵恩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资料片）

12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第三次美国之行。然而，这趟拉援助之旅收效甚微，仅获得拜登政府2亿美元紧急援助。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至10月西方国家对乌援助较2022年同期下降了87%，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点。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已批准超过110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但今年1月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后，美国国会至今没有批准新的对乌援助。白宫正寻求国会批准约610亿美元对乌援助，警告现有援助资金将在年底用完。

美国共和党人质疑乌克兰妥善运用援助的能力以及取胜的前景。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不久则直言，美国对乌军援资金90%用在了美国本土生产援乌武器装备上。不仅如此，新一轮巴以冲突也打乱了美国的援乌计划，比如五角大楼原打算供给乌克兰的数万枚155毫米炮弹被送到了以色列。

就连泽连斯基也承认，巴以冲突转移了人们对俄乌冲突的注意力。而美国也承认对乌援助开始减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月20日访乌只带去了1亿美元。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承担起更多的援乌责任，但欧盟以及欧洲国家早已力不从心。

欧盟在今年3月承诺一年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但到11月中旬为止，欧盟国家仅从库存中拿出了30万枚。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坦言，100万枚炮弹的援助目标无法实现。本月15日，欧盟的500亿欧元援乌计划在欧盟峰会上被匈牙利一票否决。

尽管欧盟国家官方大都力挺乌克兰，但私下里另有想法。今年9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接到俄罗斯恶作剧博主的电话，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袒露心声，称大家已经对冲突感到厌倦，欧洲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例如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

更让美欧失望的是乌克兰反攻效果远不及预期。有报道称，今年6月以来，乌军在南线扎波罗热-赫尔松一带遭遇俄军多道防线迟滞，今冬之前战线整体仅推进了大约17公里。而在东线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一带，则以俄军攻势为主。

反攻不力还逐渐暴露出乌克兰军政高层的裂痕。11月初，乌军总司令扎卢日

乌克兰疲劳症蔓延

在接受专访时首次承认战场已陷入僵局，现在乌军“不会有深远且漂亮的突破”。这被认为是乌克兰最高军事领导人首次对当前战局进行全面评估。

但泽连斯基并不这么认为，乌总统办公室公开谴责了扎卢日内上述言论，称其说法引发西方盟友恐慌，让敌人更容易得手。他还在接受采访时警告乌军将领远离政治，否则将有损国家团结。近来还有爆料称，泽连斯基正绕过扎卢日内向乌军前线军官下达指令。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可能因不愿与俄罗斯和谈而被赶下台，扎卢日内可能是西方有意的替代者。乌克兰原本应该在2024年3月举行总统选举，但前不久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决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长至2024年2月14日，且议会绝大多数党派和团体均反对战时进行总统选举。

在乌克兰战场再陷僵局的情况下，西方抛出了冻结冲突的两个方案：一是所谓“朝鲜半岛模式”，即在哈尔科夫至赫尔松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设立“非军事区”，美国和北约向乌方提供安全保障甚至驻军；二是乌克兰部分入约，即效仿当年西德加入北约的模式，允许乌克兰政府控制区域加入北约。

无论哪种方案都不过是西方的拖延术，化解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外交谈判。目前，泽连斯基拒绝与俄总统普京和谈，并要求收复所有失地。普京则在上月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视频峰会时做出迄今最具安抚性的表态，称俄方从未拒绝和谈，退出谈判的是乌克兰。

2022年3月，俄乌曾在白俄罗斯和土耳其展开多轮和谈。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上月透露，俄罗斯曾承诺，若乌克兰保持中立且不加入北约，俄方就停火。但由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反对，乌克兰放弃和谈继续作战。此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陆军退役上校麦克雷戈都曾爆料，约翰逊破坏了俄乌和谈。

为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避免自身成为众矢之的，乌克兰不会让西方国家脱了干系。俄乌冲突已延宕近两年，疲劳症正在西方和乌克兰蔓延，但西方拖垮俄罗斯的企图已成泡影，正视现状重回谈判桌才能及时止损。

中东总是与动荡相伴，但这个地区在2023年一度看到了重构地区国家间板块、逐步实现和解与稳定的曙光。只不过，这种期待因突然爆发升级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面临不确定性。

12月15日，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三方重申继续推动沙伊两国持续改善和加强双边关系，同时也对延宕近三个月的巴以局势表示担忧。22日，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一项有关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此前该决议历经多次修改，且在表决前一周内四次因美国阻挠而推迟投票。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中东：一个是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伊朗实现和解，进而撬动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地区国家间关系回暖的“新中东”；另一个是美国试图推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而拉帮结派组建“小圈子”，以遏制和对抗为目的的“旧中东”。

本轮巴以冲突看似导火索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根源则在于美国长期在巴以问题上拉偏架，一味地偏袒以色列，导致巴以局势失衡且被边缘化的风险日益加剧。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在那之前，只有埃及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特朗普政府极力撮合下，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在2020年9月签署和平协议，后来又有个别阿拉伯国家跟进。

不过，沙特对此态度谨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巴以问题——沙特曾在2002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上主导提出中东和平倡议，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前提。

除了推动阿以关系改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还打破惯例，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有美国的力挺，持续“向右转”的以色列政府在犹太人定居点、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等敏感问题上变本加厉不断挑衅，激化巴以矛盾。

拜登政府在中东政策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做法，尽管其宣称要重回伊朗核问题协议，但重新履约的谈判早已因美国毫无诚意而

陷入僵局。实际上，美国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目的，是借此组建一个旨在遏制和对抗伊朗的“中东版小北约”，其本质仍是加剧中东局势。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外溢风险不断加剧。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不断，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攻击红海航线上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伊拉克的民兵武装频繁对美军基地和目标发动攻击，这些势力以此声援哈马斯，它们的背后都得到伊朗的支持。

美国不仅在冲突爆发后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援，还向中东地区调派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又在联合国安理会议通过。美国明知在国际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仍持续火上浇油。

相反，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这对昔日冤家握手言和，回应了中东国家和人民要稳定不要动荡、要战略自主不要受人摆布的期待。

中东的「新旧转换」

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支持下达成《北京协议》，随后两国重开大使馆，两国外长实现互访会晤，特别是伊朗总统莱希11月应邀访问沙特出席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讨论加沙局势，并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晤。这是伊朗总统2012年以来首访沙特，不久后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与沙特国防大臣通电话，双方表示将加强军事关系，这是本轮巴以冲突后沙伊关系更加紧密的最新迹象。

沙伊和解推动了中东和解潮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应邀访问沙特出席阿盟峰会，叙利亚重回阿拉伯大家庭怀抱；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强烈地震，地区国家纷纷施以援手，推动了国家间关系改善，其中埃及与土耳其、叙利亚关系进一步缓和；近期埃及总统分别与土耳其、伊朗等国领导人通话磋商加沙局势；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关系持续转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会见来华举行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的沙特和伊朗副外长时表示，沙伊改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东不能再成大国地缘角斗场，中东的命运应掌握在中东国家人民手中。中沙伊将继续举行三方联合委员会会议，应沙特邀请将于2024年6月在沙特举行第二次会议。



6月17日，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的记者会召开前，一名工作人员布置两国国旗。新华社发